

# 唐翔干：一次会议改变了人生轨迹(中) ◆ 蒋小馨 唐 晔

## 又要有大动作了

199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天上飘着蒙蒙细雨。“生益科技”总经理刘述峰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厂里，把小车开进车库时，发现一辆黑色富豪740停在那儿。啊，老板怎么来了？平时，他都是在香港下班了才过来的。

刘述峰关上车门，急急往办公大楼走去。在路过绿树掩映的水池时，他突然发现翔干正背着手，悠然自得地看着水中的游鱼。

说到这个水池，也有一段故事。当初，翔干一是考虑在单调的厂区里安排一个景观，养几条红红绿绿的鱼，增加一些乐趣；二是让它成为“环保样本”，因为池子里的水原本是工业污水，经过处理后已无毒无味，连那些很难养的观赏鱼都活得自在自在。刘述峰本来就喜欢养鱼，为了表明“生益科技”的环保水准是一流的，他特地让人挑了一些名贵的锦鲤鱼——这钱当然是刘述峰自掏腰包。他半真半假地对水质检测员说：“每次化验完了，达标了，你先用这水泡一杯茶喝，再排到水池里——鱼死了，你要赔我哦！”

此刻，刘述峰看到翔干，紧走几步站到他面前，满脸狐疑地问道：“唐先生，你这么早来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“没事没事，看着水池里这些鱼摇头摆尾，我在想怎么让它们游进黄浦江。”翔干抬起头，笑眯眯地对刘述峰说。刘述峰是聪明人，从翔干这句话里，他大致上可以断定，老先生又要有大动作了。

## 上海是绕不过去的

在办公室里，翔干告诉刘述峰：“我想去上海发展电子工业。”刘述峰看着翔干没有吱声，打心眼里佩服自己的老板，70多岁了，依然不停不歇，还不断给自己加压。但人毕竟要一天天长去，与前几年相比，翔干的白头发多了，腰开始弯下来了，两腿不那么灵便了，签字时手也微微颤抖了。古稀之年还朝九晚五去公司上班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再要去上海打出一片新天地，身心承受得了吗？为翔干着

想，刘述峰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意见，一句话——我投反对票！”

翔干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为我好。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一方面，我是上海人，总想为家乡做点事情；二是我看好上海以及长三角的发展前景，那里是制造业的高地，对外资一直很有吸引力；三是上海的人才优势，那里的大学和研究院特别多，不但人才济济而且水平高。要在中国成为一流的高科技制造企业，上海是注定绕不过去的。”

翔干总有一个情结：“实业救国”，或者说“实业兴国”，办一家“中国最好，世界一流”的企业。所以，当周围朋友都对他转型成功大加赞赏时，他根本兴奋不起来，因为他有更宏大的抱负，要下一盘更大的棋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在香港制造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中，翔干审时度势，在新界大埔工业邨买下了三个电子厂，主要生产印制线路板。在此基础上，成立了香港美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，开始进入电子业。此后，从成立“美加伟华”到收购“东方线路”，从创办“生益科技”到接手“生益电子”，翔干大致上勾勒出了电子王国的雏形。

翔干明白，自己进入的是一个高科技行业，要站上电子工业的制高点，放弃上海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。就像美国的高科技、创新型企业，都要扎堆在硅谷一样，因为离开了那一块土地，不管是做老板的还是搞技术的，个个都像丢了魂似的，吃不好睡不香，总是担心被别人甩到后面。

就在这时，时任上海松江县委书记杜家毫登门造访，希望翔干能够落户正在扩建的松江工业区。翔干对松江素有好感，知道它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发祥地，是江南一带非常有名的鱼米之乡，它的三泖九峰名胜风景，曾吸引了范仲淹、司马光这些文人墨客，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文华章。翔干还知道，松江水网密布，公路四通八达，是办工厂非常理想的地方。

就在翔干准备北上来的时候，中国外经贸

部发布了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条例》，鼓励引进先进技术、设备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，并推出10项免税政策。电子工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，可以享受进口设备免税的优惠政策，使得投资成本一下子降下来许多，这无疑又推了翔干一把。翔干惟有感叹命运的神奇：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像冥冥中有什么安排一样，这么些利好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凑到了一起，再犹豫犹豫、踌躇不前，太说不过去了！翔干落户松江的企业名称是：上海美维电子有限公司。

## 做实业的“第一资本”

俗话说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人才，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“第一资本”。好在去上海开公司之前，翔干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几年前，因为业务上的关系，翔干曾多次光顾上海一家印制线路板公司。当时，“美加伟华”和“生益科技”是这家公司的覆铜板供货商。一来二去，翔干跟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徐建雄熟悉起来，发现他虽然话语不多，说起业务却头头是道，对每一种线路板都了如指掌，谙熟技术上的细节与关键之处，而且在好多部门做过事情，市场部、生产部、制造部……重要的业务部门，他几乎转了个遍，从部门经理一路往上走，做过总经理助理，直至坐上副总经理的位置，管理经验绝对丰富。

1994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两人又见面了。“唐先生，听说‘生益科技’建了个研发机构，这在行业里是个大新闻啊！”显然，对翔干这一举措，徐建雄艳羡不已。翔干谦虚地笑笑：“我准备加大投资，把它建成一个国家级研发机构。”徐建雄知道翔干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，说过的话一定会想方设法做到。

“我还记得六七年前去‘生益科技’，那时候只有一栋楼、一个车间，一条线、一部机器。如今，‘生益科技’在全国是响当当的牌子。”“你去的时候，我们还处于试生产阶段，一个星期做两天停三天。”“现在已今非昔比啦！”徐建雄赞叹道。

# 玄机无界



达世新

## 46. 谍中谍

钟波达在望远镜的镜头中看到，他在建筑暗影中伸手扒开卫生间的窗子，胖身子在窗口卡了卡，但扭动几下还是进去了。

看不到尤子奇的人影了，钟波达便将视线移到了手中的监视器上，他注意到尤子奇还设定好了同步录像：黑暗的道路……静悄悄的……不远处有光晕，哦，那就是忻飞办公室的门上窗……他能感受到尤子奇在走近几步……那磨砂玻璃上忻飞的人影在晃动……“哇！”突然传来尖利的惊叫声，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而发，如猿啸，如狼嚎……过了会，镜头又前进了，抵近门上的磨砂玻璃，有手指在玻璃上抹了几抹，窗玻璃的一角变清晰了，啊，那手上肯定沾了水或唾沫……镜头凑近这透明的一小块。

看见忻飞了！只见他正站在一架银色无人机旁，手持一个东西在挥动着——钟波达认出那是那个智能光标，面前有好几个显示屏，上面数据翻滚曲线变化，映在他脸上的是各色变幻的光影，此时他像个乐团指挥，又像个像个巫师！脸上的表情如痴如醉……

新月如钩，穿云破雾。

树影摇曳下，尤子奇眼睛放亮地从钟波达手中拿过监视录像器，说马上要给林总送去，他得履行“君子协定”，事先约定过要信息共享，当然他与钟波达的关系远胜于君子，那是生死兄弟，一有“斩获”，立马转告。

钟波达跟着他走到街上，看着他钻进一辆出租车，转眼没了影。他也上了自己的吉普，但就像行驶在云朵中心头发飘。这场“观摩”如一场急雨般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当时来不及当评估和反应。现在想来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如果尤子奇拍到了重要东西，那会带来什么后果难以预料！他迅速调转头，车轮发出急切的嘶叫，他也要赶往林总的家。在第一个路口吃红灯时，他抓起手机接通了马葛亮的电话，通报了刚才的情况。

马科长说：“我已从布设在忻飞公司外的

摄像头里看到你们的身影，刚才监测到尤子奇身上的信号源相当强，接收距离可达两三公里。”这就意味着，在不远处可能也有人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接收信号，而此时那方面对录像内容的分析研究可能已经开始了！

钟波达感到脊背上透着股凉气！在短短半小时之内竟悄然上演了一出“谍中谍”的短剧！

在深夜迷离的黄色光晕中，吉普车疾速穿越车稀通畅的延安路隧道，他的思绪也在飞驰：如果是那样，那尤子奇不知道自己充当了“免费中转站”？而他那个情报设备是从哪儿来的？车子跃出隧道口，陆家嘴与白天换了个世界，那巨人般的高楼大厦像沉睡的巨兽，亮在主干道上的灯光横幅像它醒着的神经，它变幻播映着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气象和股市信息，巴黎、香港！钟波达心中一动。不久前尤子奇去香港会过他的约稿方，那之间……他眉峰颤动。

当天夜里，林总和马葛亮两方面对录像内容的分析都在加紧进行，军地专家的分析进程还“不分彼此”。通过对那透过浸湿的磨砂玻璃一角所摄录的有限数据流，详加分析下来并不完全是飞机方面的参数，还有些不是哪方面的，但又似乎非常深奥复杂，短时间里读解不出，得另请高明。不得不暂且收工了。

钟波达拉着尤子奇走上了阳台，陆家嘴江面似乎令他有感而发：“这下面的景观好像维多利亚湾啊！尤老弟，你这次去会你的新闻买家，怎么不去欧美和到了香港？”

“噢，这是老顾主介绍的一个新买家。”尤子奇及时收口，似乎不愿多谈。

林总手夹雪茄也走上阳台，他邀他俩今晚住在这里，但钟波达说他的家近还是回去睡。

钟波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时，裤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陈苏红给吵醒了，“哟，你回家晚就回家晚了，还搞个半夜机（鸡）叫！”

钟波达忙躲进卫生间接电话，一听不由惊喜交加，是忻飞打来的，声音里是极度的兴奋：“大哥，我们的新无人机‘隐剑二号’已经做出来啦！我第一个报告你，一起来看试飞有空吗？”

张洵澎，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出色的昆剧表演艺术家、戏曲教育家。昆曲名家朱传茗为她精心开蒙，京剧名伶言慧珠对她倾心相授，为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在长期的演出、教育实践中，又得到过梅兰芳、程砚秋大师的亲切指点；受到沈传芷、姚传芳等众多“传”字辈老师的悉心传授，积累了十分丰厚的传统戏基本功。

## 1. 诗礼传家

张洵澎的祖籍，是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浙江诸暨。她是诸暨山水精华的后代，也是诸暨人文精英的传人。

诸暨，位于浙东会稽山麓，地形以丘陵为主，素有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之称，在江南也算得上是山清水秀！浣纱溪（现名浦阳江）横穿而过，苕萝山沿江而立，山水相映，相得益彰——山不高，却俏；水不宽，却秀。

诸暨文化昌盛，人杰地灵。最为著名的要算历史上为“国”献身的绝代佳人西施了。“一破夫差国，千秋竟不还”——苕萝山依旧，翘首相望美人归来；浣纱溪东去，美人声吟涓涓不息……那个浣纱溪畔天真无邪得让游鱼惊其容貌之美而羞愧自沉的浣纱女，没有因为2500年的江南烟雨，让人淡忘；那个立志为光复故土而不惜献身的馆娃宫望乡台的吴王妃，透过吴越争霸的弥漫硝烟；依稀可见；那个让无数多情公子感慨万千的、跻身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西施，就是这“秀色掩今古”的诸暨传奇。

诸暨文化昌盛，人杰地灵。苕萝山，是诸暨的鼓；浣纱溪，是诸暨的筝，弹一曲高山流水：引多少名人陶醉于此，在这山水风光绮丽多姿、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的古国徘徊——郦道元、白居易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徐渭、唐寅、王冕……皆为“五泄”的知音。

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的吴越之地，赋予了张洵澎美丽的容颜、妖娆的身姿。千百年来，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传奇故事、先民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，也都在张洵澎的血液中悄悄注入了一种血腥与刚强的力量。这一切，都对张洵澎的人生与艺术道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诸暨城虽然不大，却很繁华。城中有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，主人名叫张池香。张家家境

殷实，在城内开设很多商铺。有“荣茂盛”南货店，卖南北货的；有“老隆盛”碗店，卖瓷器的；还有卖绸缎呢绒、卖福建漆器的、卖各地茶叶的、买卖金银首饰的……其中最大的就是同泰祥钱庄，用现在的来说，就是搞金融的银行。由于家产丰裕，张家被诸暨人称为“张半城”，富可敌“城”。而更难得的，张家不仅家道殷实，且算得上“诗礼传家”，家风清白、家教

严谨，尤其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。这位张池香老先生就是张洵澎的祖父。

张老先生膝下生有二子，长子张遇春，顾名思义，生于春天；次子张遇冬，不用解释，乃是冬季出生。

张家是当地大户，张老先生教子甚严，从小授读诗书礼仪。次子张遇冬，就是张洵澎的父亲。小张先生在父亲的督促下，勤读诗书。小学一毕业，就进省城杭州念初中。由于学业优秀，考到上海上高中，最后考进上海光华大学（即现今的华东师范大学）经济系。

张洵澎的母亲叫钟福梅，外祖父叫钟厚生，也是诸暨人。钟老先生膝下生有一男二女，钟福梅是他的大女儿。钟老先生身上流淌着“陶朱公”后人的血液，善于经营管理。年轻的时候到上海学习，后来到北京，在银行里从事管理工作。24岁的时候，钟老先生已经当上了北京中国太平洋贸易公司的经理，不久后，又到中国实业银行任经理——少年得志，前途无量。上世纪20年代，时局混乱，军阀混战，不过战事对于钟厚生一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原因是当时已经跻身“上层社会”的钟家居住在北京的俄国租界。尽管军阀打仗，对于住在外国租界里的民众，军队是不能进入骚扰的，华人在此可以避难。

不仅事业上意气风发，钟厚生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在所有子女中钟老先生最疼爱的是大女儿钟福梅——也就是张洵澎的母亲。钟大小姐从小生得如花似玉，见到的人都忍不住要夸一句“真不愧是西施故乡出来的大美女”。更难得的是，钟小姐不仅人生的美，性子也好，且又聪明，是钟老先生的掌上明珠，走南闯北都再带在身边。

## 张洵澎的人生历程

秦来来 杜竹敏

